

亨利·大卫·梭罗作品集

“处女般的原野与天神的花园”

——这就是那片广阔而神秘的缅因森林。

THE MAINE WOODS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

Natural Essays of World Masters

缅因森林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戴亚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亨利·大卫·梭罗作品集

“处女般的原野与天神的花园”

——这就是那片广阔而神秘的缅因森林。

THE MAINE WOODS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

Natural Essays of World Masters

缅因森林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著
戴亚杰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美)亨利·大卫·梭罗(Thoreau,H.D.)著;戴亚杰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17-2367-7

I. 世… II. ①亨… ②戴…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819 号

世界名家自然散文——缅因森林

作 者/[美]亨利·大卫·梭罗

译 者/戴亚杰

责任编辑/李庭军 王宏革

封面设计/董文莹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1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52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7.20 元(四册)

书 号/ISBN 978-7-5317-2367-7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与作品

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1817 年 7 月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小镇, 曾就读于康科德学院, 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梭罗是 19 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作为 19 世纪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被后人所推崇。梭罗的作品流露出深刻而悠远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 在工业时代的今天, 成为奔波、忙碌于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心灵洗礼的圣殿。

梭罗鼓励人们追求“简单些, 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 提倡人们将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踟躅徘徊的时间用来品味思想的醇美、体味生命的真谛, 他认为: “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梭罗回归大自然的体验和其近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正是对这种自然主义思想的最好实践。无论是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那一周难忘的航程, 还是瓦尔登湖畔那离群索居的宁静生活; 无论是科德角海岸上海风的轻唱, 还是缅因森林中白松的低吟, 人们仿佛能够跟随着梭罗的文字远离喧嚣与浮躁, 在一片思想的净土上与大自然朝夕相处, 伴着日升月落、伴着朝露夕晖, 展开一次次心灵的漫步, 沐浴生命那温柔的光华。

“处女般的原野与天神的花园”——梭罗就是这样形容那片广阔而神秘的缅因森林的。划着小舟沿着蜿蜒的河流行进, 两岸的青山绿树忠实地护航, 你能否听到自然的心脏那强有力的跃动之声? 夜宿河岸, 天为盖地为席, 天际的繁星与身旁的篝火跳跃着、辉映着, 你会不会如临永恒的梦境?

湿地上驼鹿的足迹、林间空地上的小木屋、印第安人的独木舟、顺流而下的粗壮原木……这一切对你来说是不是一部真实的童话？是不是你理想的天国？对于我们这些在生活的道路上走走停停、迷茫无措的现代人来说，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梭罗从细节入手，缅因之旅中的颇多乐趣跟随着他那细腻灵动的文字跃然纸上，将读者带入那片原始而神秘的世界。无论是金钟柏、纸皮桦、云杉、黑桤，还是红荚蒾、山茱萸、矢车菊、蔓生雪果，抑或是盘旋在森林上空或栖息在溪边的鱼鹰、松鸦、潜鸟、雄麻鸭，梭罗笔下的这些植物和动物都是大自然的精华之作，构成了一个多彩缤纷的奇妙世界；而印第安人的怪异词汇、晾在林间空地上的驼鹿皮，还有他们用草叶或浆果煮成的茶，更是让钢筋水泥铸成的都市弥漫起一股原始的芬芳。如果你是一位植物学或人类学爱好者，或者你仅仅是热爱生活，那么你一定能够在梭罗的文字中乐而忘返。

与缅因森林比邻而居的梭罗曾三度投入她的怀抱，他曾感叹：“活在这里多好，死在这里多好，长眠在这里多好！”缅因森林究竟有何种魅力，以至让这位大自然的作家如此倾心，希望您在墨香沁人的书页间与我们一起找寻答案。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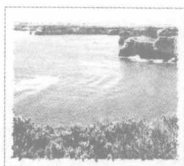
卡塔丁山

1. 离开班戈 \ 2
2. “乔治大叔” \ 11
3. 林中一夜 \ 18
4. 抓鲑鱼 \ 27
5. 上山 \ 37
6. 回程 \ 46



车桑库克湖

1. 乔·艾迪恩 \ 56
2. 发现驼鹿 \ 64
3. 猎驼鹿 \ 73
4. 进入湖中 \ 81
5. 地名的意义 \ 87
6. 拜访酋长 \ 96



阿莱加什湖与东支流

1. 印第安向导 \ 106
2. 宿营 \ 115
3. 辨别方向 \ 123
4. 考科姆戈莫克森林 \ 131
5. 沼泽 \ 141
6. 风浪 \ 153
7. 运河 \ 164
8. 寻找同伴 \ 177
9. 竞赛 \ 187
10. 返回奥尔德敦 \ 196



卡塔丁山

卡塔丁山是德国著名的旅游景点，位于巴伐利亚州。这座山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山脚下有一个美丽的村庄，那里有古老的教堂和传统的德国建筑。游客可以欣赏到壮丽的山景，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卡塔丁山也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这里有许多美丽的徒步路线，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此外，山上还有许多美丽的湖泊和瀑布，为游客提供了绝佳的休闲场所。卡塔丁山的旅游业非常发达，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当地政府也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确保这里的自然美景能够得到长久的保存。卡塔丁山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旅游景点，也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到德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卡塔丁山的旅游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卡塔丁山的旅游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卡塔丁山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德国旅游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卡塔丁山的旅游业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升级，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和便捷的服务。卡塔丁山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德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卡塔丁山的旅游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卡塔丁山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德国旅游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卡塔丁山的旅游业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升级，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和便捷的服务。卡塔丁山的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德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离开班戈

1846年8月31日，我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乘火车和轮船前往缅因州的班戈市，并以那里为起点深入偏远地区的森林。我有一个在班戈经营木材生意的亲戚，由于他想在佩诺布斯科特河西支上的一个水坝附近进行地产投资，便要我陪他一起到那里去考察。从班戈溯河而上到那个水坝有100英里的路程，霍尔顿军事公路距其30英里，离开最后一间木屋也还要走5英里才能抵达。我建议从这里去30英里外的卡塔丁山游览一番，那是新英格兰第二高的山峰；此外，我还想去领略一下佩诺布斯科特河谷中的那些湖泊的美丽风光。我想，如果能在那里结识一些同伴，便和他们一起去，否则的话便自己一个人去。在那个伐木工作都已经停止的季节，想要在森林中找到一个宿营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恰巧有一帮雇佣工人正在那里修复春天时泛滥的洪水所造成的破坏，我很高兴能够借用他们的一些东西。从东北方沿阿鲁斯图克公路和瓦萨塔库伊克河去卡塔丁山，可能会更容易一些——你可以选择骑马或步行；但选择这条路线也有一些弊端，比如看到荒野的机会会少很多，也无缘欣赏河流与湖泊的壮美之色，另外，也不能在两头尖的平底小舟上体验船夫的生活。另一件令我感到幸运的事情，便是能够在这个季节旅行，因为在夏季里，会有无数的黑蝇、蚊、蠓，或者是那些被印第安人称为“无法看见它们”的飞虫来骚扰你，使你不得不终止你的森林旅行计划；但现在，它们的统

治期已经几乎结束了。

卡塔丁这个名字来源于印第安语,意为“最高之处”。1804年,第一次有白人登上这座山;1836年,西点军校的贝利教授来到了这里;1837年,州地质学家查尔斯·杰克逊博士也来过;1845年,波士顿市的两个年轻人也曾到此一游。这几个人都曾对登山的经历进行过记述。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位,在我到那里之前,还有其他两三伙人攀登过这座山,并将他们的经历告之众人。除此之外,登上这座山的人寥寥无几;即使是住在森林深处的居民和猎人,通常也不会攀登此山。由此看来,要很久以后那里才会成为时尚的旅游热线,到那时才会有大批游客蜂拥而至。缅因州的山地宽约60英里,从怀特山附近向东北方延伸160英里,直至阿鲁斯图克河的源头。还有更为广阔的地区至今仍是一片荒野,几乎无人居住。因此,心怀好奇的旅行者们只要沿这个方向走几个小时,就会进入原始森林,这很可能要比向西走1000英里的所到之处更加引人入胜。

第二天,9月1日,星期二。上午,我和我的同伴从班戈起程,乘坐一辆双轮单马轻便马车向“上游”进发。有两个班戈人想要和我们同行;我们估计,第二天晚上,他们就会在距班戈60英里处的马特沃姆凯格角与我们会合。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个装满衣服和必备用品的背包或袋子,我的同伴把他的枪也带上了。

斯蒂尔沃特镇和奥尔德敦镇在佩诺布斯科特瀑布旁边建有几个村庄,距班戈不到12英里——我们现在正经过此处。在缅因森林的树木变成木材的过程中,佩诺布斯科特河起了主要的作用。跨河而建的木材加工厂一年四季都堆满了木头,拥挤得不留一丝缝隙,你所要的1英寸、2英寸和3英寸的木材都是在这里生产的。曾经苍翠的树木,早就已经变白了,像积雪一样。它们成为了一堆原木,除了被当作木材别无他用;它们的命运早在锯木工先生划分出那些区域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了。缅因森林里笔直的树木被从卡塔丁山、车桑库克湖以及圣·约翰河运到这里来,接着被一个粗糙的钢筛毫不留情地割成木板、墙板、条板,以及那种弱不禁风的木瓦;为了迎合人们的需要,有一些木头甚至还要被一劈再劈,直至合适的尺寸。回想一下那些白松树挺立在车桑库克湖畔时的样子吧——风儿无拘无束地从四方吹来,树枝在其中飒飒欢歌,阳光照射在松针上,光斑就随着风的节奏轻轻跃动;再想一想它们现在是什么样子——恐怕早已经卖给新英格兰火柴公司了!我曾读到过这样的资料:1837年,在佩诺布斯科特河及其班戈上游的支流上,共有250家锯木厂,大部分都紧邻这里。每

年,这里都会生产约2亿英尺的木板。此外,从肯纳贝克河、安德罗斯科金河、索科河、帕萨马阔迪河,以及其他河流顺流而下的木材也都在这里进行加工。难怪常常有传闻说,停泊在岸边的船被从缅因森林漂下来的木材重重围住,有时一周都无法脱身。到那里去的人仿佛是很多忙碌的恶魔,他们的任务似乎是要扫荡每一处偏僻的沼泽和山腰,以最快的速度将成片森林连根拔除。

我们在奥尔德敦镇参观了一家平底河船制造厂。在当地,制造这种在佩诺布斯科特河上使用的平底河船,是十分兴盛的行业。我们对一些正在制造中的平底河船进行了认真的观察。这种船外形美观、轻巧,只有20至30英尺长、4至4.5英尺宽,用肩膀扛着就能进行长途搬运;虽然船底前部最宽,但船的两端是尖的,像独木舟一样,比水面高出七八英尺,这种设计能减少船从礁石边滑过时所遇到的阻力,降低危险程度,使船适于在水流湍急且多礁石的河流上行驶。为了将船制造得尽可能轻巧,每边都只用两块板,被几块槭树或其他硬木的根膝固定住,内部则用没有一处节疤的宽白松木板制成。船的底部从头到尾都是完全平直的,这种形状浪费了大量的板材。一些船在长期使用后会发生“中拱”现象,这时船夫就会把船翻过来,在两端放上重物,将船体压直。他们说,一艘船使用两年或者在多礁石的河段航行一次之后,通常就会报废。我们还了解到,这样的一艘船要卖14至16美元。这种船拥有一个响亮好听的白人独木舟的名字,它使我想起了夏洛瓦^①和乘坐独木舟做生意的加拿大毛皮商人。平底河船是介于独木舟和船之间的一种杂交混合产物,多为毛皮商所使用。

渡船载着我们经过了印第安岛。在驶离河岸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身材矮小、衣衫破旧、看起来像洗衣女工一样的印第安人——他们总是苦着一张脸,那样子就像个因为打翻牛奶而哭泣的小女孩儿一样。这个印第安人从“上游”来到奥尔德敦镇的一个杂货店附近,在那里,他将自己的独木舟拖上岸,一只手取出一捆毛皮,另一只手拎着一个空桶或是半个木桶,从堤坝处爬了上来——这个画面将印第安人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将他们的灭绝史呈现在我们眼前。1837年时,这个部落有人口362人;而如今,这个岛看起来已经荒无人烟了。但还是能看到一些新建的房子矗立在因日晒雨淋而斑驳褪色的旧房子之间,仿佛这个部落的人仍然注意规划他们的生活。然而,总体上讲,这些房子还是因长期无人居住而显得荒凉颓败、破旧不堪,它们根本不像是居住的地方,甚至连普通印第安人的房舍都不如,似乎是房子的背面或者一座座柴棚;

但这些房子却取而代之成为了家或外宅,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在家、战斗、打猎三者之间的辗转奔忙,而且以打猎居多。唯一外观整齐的建筑是教堂,但那并不是阿本乃基式的教堂,而是罗马天主教堂。如果是加拿大人,可能还说得过去,但它出现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未免有些可悲。这个部落曾经十分强硬,但现在政治也在他们之中流行开来。然而我认为,一排简陋的棚屋、一次祭司的舞蹈,以及一个绑在木桩上受刑的囚犯,也要比这样更值得尊敬。

我们在米尔福德上了岸,然后乘车沿佩诺布斯科特河东岸前行,途中可以或多或少地观赏到河上的景色。河中的许多印第安小岛一个接一个地跃入视线——从米尔福德沿河而上直至佩诺布斯科特河东支河口处的尼卡托岛这一流域中的所有小岛都被印第安人保留了下来。这些岛上的树木通常都生长得十分繁茂,而且听人说,与附近的河岸相比,这里的土壤也更肥沃。这里河水清浅,但礁石很多,时而还能看到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的急流。一只从高空俯冲下来捉鱼的鱼鹰吸引我们驻足观看,它的身姿如一支利箭一般,但这次它无功而返。我们现在正行驶在霍尔顿公路上;实际上,有几支队伍曾从这里行军去马斯山,但不是去战场。这条路可以算是这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其地位自然非常重要;它像你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的公路一样笔直,也得到了同样精心的修建和保养。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有的房子已经倾斜得似乎要倒下一样,有的一夜之间被搬离了它原来建造的地方,还有一些被水泡过的房子缩在一处,仿佛还在地下室被风干一样;路上散落着许多圆木,上面有人们留下的各种标记,有时还能看到它们被用来建桥时留下的痕迹。我们渡过了桑克黑兹河(这条河的名字是印第安语,带有夏天的感觉)、奥莱蒙河、帕萨达姆凯格河,以及其他一些河流;这些河在地图上看起来都是大河,但现在在路上看起来并没有那样大。在帕萨达姆凯格河上,我们并没有找到与这个名字相符之处——极为热衷的政客(我指的是白人政客)机警地注视着,想知道选举会有怎样的结果;面对那些以克制的声音和一种做作的热情快速地讲着话的人,你会无法控制地去相信他们。几乎等不及做自我介绍,他们就一边一个地站在你的马车旁,因为看到你不耐烦地握着马鞭,他们就试图言简意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却总是啰嗦不清、空洞无物。他们似乎已经开过了选择竞选候选人的政党内部会议,而且还会再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来研究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一个无不相识的人在暮色中站在我们的马车旁边,他的慷慨陈词简直把马都吓坏了;这种人在心里越没有自信时,表面上就会愈加显得严肃和庄重。帕

萨达姆凯格河也是如此,在地图上看到的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天黑之前,我们暂时离开了河岸边的路,选择了一条途经恩菲尔德的近路,并在那里过夜。像这条路上大多数标有地名之处一样,这个地方也将被命名;但对我来说,在这片尚未被命名和开发的荒野之地,是否被标注地名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这个地区最古老的居民的住宅里,我发现了一个果园,里面的苹果树长势很好,都结着沉甸甸的果实。这里所有的苹果树都是自然生长的,因为没有经过嫁接,所以卖不上好价钱。在河的下游地区,情况通常也是如此。对一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他在春天带着满满一箱精选的幼苗和嫁接工具到这里来,将会获得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当然,这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第二天早晨,我们驾车从一片山丘林立的高地上越过,途中可以欣赏到科尔德斯特里姆湖的风光——那是一个长四五英里、景色宜人的湖泊。然后我们又驶上了霍尔顿公路,这条路在林肯市被称为军事公路,距班戈45英里;奥尔德敦上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村落就位于这里,它在这一带颇具规模。我们得知,在印第安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有几间简陋的小屋,于是便下车步行了半英里,穿过森林,来到河边,想在这里找个印第安人引领我们上山。我们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景色秀美的偏僻之处发现了那几间小茅屋。我们找到了一条独木舟,于是自己划着它抵达了小岛那被翠绿的草地和优雅的榆树所环绕的岸边。我们停船靠岸,在那附近,一个10岁或12岁的印第安女孩儿正坐在露出水面的一块岩石上,在阳光下,她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哼唱或者说是低吟着一首哀伤的土著歌曲。一支木制的用来叉鲑鱼的标枪被放在岸边——在白人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使用这种标枪。标枪的一端绑着一块有弹性的木头,有点儿像在井杆末端固定吊桶用的装置,可以滑出去将鱼抓住。在我们走向最近的一间屋子时,十几只像狼一样的狗向我们冲了过来。这些狗很可能具有纯正的古代印第安狗血统,最早的加拿大船夫曾将印第安狗形容为“他们的狼”。我确定它们正是这种狗。这时,屋里的人手中拿着一根长杆出来了,他用长杆将狗赶走,然后上前与我们交谈。那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他的目光似乎总是在呆呆地注视着某处,脸上蹭满了油污;他无精打采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好像那是他当天勉强认真去做的第一件事。他对我们说,中午之前,他和另一个印第安人要去“上游”。另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他的邻居路易斯·内普丘恩。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拜访内普丘恩吧。在那里,我们再一次

受到了狗的“接待”，随后路易斯·内普丘恩从屋里走出来。他身材瘦小、满脸皱纹，但却似乎是这两人中的首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就是1837年陪杰克逊登山的那个人。我们向路易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另一个印第安人一直站在旁边。从他们的话中我们得知，中午之前，他们要乘两条独木舟起程，到车桑库克去猎驼鹿，为期一个月。“好吧，路易斯，如果你们到了岬角（就是马特沃姆凯格角下游的法夫群岛），就在那里扎营，我们四个人明天会沿西支流向上游走，并在水坝上面或水坝的这一侧等你们。你们明天或后天就能与我们会合，那时，请将我们载上你们的独木舟。我们会停下来等你们的，你们也要停下来等我们。对于给你们带来的麻烦，作为补偿，我们会付钱的。”路易斯答道：“好的！你们可以带一些吃的东西，比如一些猪肉和面包，这些就可以充当报酬了。我肯定能猎到几只驼鹿。”我又问他波莫拉^②会不会允许我们上山；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在山顶埋一瓶朗姆酒——他已经埋过许多瓶了——当他再去的时候，那些酒全都不见了。他上去过两三次；他还埋过用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写的信。他们只穿着衬衫和马裤，看起来十分单薄，就像我们身边的工人在温暖的季节里所穿的一样。我们仅仅与他们在屋外交谈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并没有被邀请进入屋中。我们为能够找到这样的向导和同伴而感到十分幸运。

沿路的房子非常稀少，但这些已经足够了；人类生存于地球之上，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就遵从着严格的规律，没有人能够脱离其控制，反抗之心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还有一两个村落似乎刚刚开始发展，用不了多久便可初具规模。最吸引人的其实是这条路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美。道路两边成排地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常绿植物，其中有许多都很少能见到——优雅而美丽的落叶松属植物、金钟柏、球云杉和胶枞，这些植物有的只有几英寸，有的则高达几英尺，使这地方看起来就像一个狭长的前庭。这些树生长于绵延在道路两边的平整的草地上，路面上冲下的泥水将草地滋润得十分肥沃。无论向道路的哪一边再走出一小步，就会进入死气沉沉、荒无人烟的郊野；在那里，活着的、倒下的和腐烂的树木交织成错综复杂的迷宫，只有鹿、驼鹿、熊和狼能在其间随意穿梭。那里还生长着一种比任何前庭中的树都更完美的树，它给路过此地的霍尔顿队伍增添了光彩。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马特沃姆凯格河。从班戈算起，我们一路走来，已经走了56英里。我们住进了霍尔顿公路边的一间生意兴隆的旅馆，那里也是霍尔

顿的公共马车停驻的驿站。一座有顶盖的坚固桥梁横跨在马特沃姆凯格河上，据说它是在大约17年前建造的。在一个路边的酒馆里，我们享用了晚餐——顺便提一下，在那里，无论是在晚餐还是在早餐中，“甜饼”都是最主要的食品，种类繁多，从桌子的一端一直摆到另一端。我敢肯定，那时在我们两个人的面前足足摆了10到12盘这样的甜饼，列了长长的一排。这里的酒馆之所以供应这种无名的食品，主要是因为从森林中出来的伐木工人对甜饼和馅饼等甜食情有独钟。供应总是与需求平衡，这些饥饿的人认为他们的钱花得非常值得。毋庸置疑，到班戈的时候，他们会吃其他东西，使食物的种类得以恢复均衡——在马特沃姆凯格，他们只是以甜饼充饥。那么，我要说的是，当你从“甜饼”的那一边过来时，尽管你可以面对这种主要食品摆出一副虚伪的冷静面孔，但当你看到甜饼后面的食品时，就会控制不住地上前抢夺了。我这样说并非暗指这些食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是因为城镇中的居民毕竟与森林里的居民不同，鹿肉和味道浓烈的乡村食品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食物。吃过晚餐，我们就在附近散步，来到两条河的交汇之处，这里据说是古代东印第安人和莫霍克人之间的一次交战的战场。尽管酒馆里的人对这类事情闻所未闻，我们还是努力在那里搜寻古代的遗迹。一些箭头石的碎片、一些箭头的尖端、一个小小的铅弹和一些彩色的珠子——这是我们仅有的收获；那些珠子也许是早期的毛皮商人遗留下来的。宽阔的马特沃姆凯格河此时只剩下了河床，而且到处都是礁石和浅滩，因此你几乎可以淌河而过却不弄湿靴子。我的同伴告诉我，说他曾乘坐平底河船溯河而上行驶了五六十英里，穿越了偏远地区尚未被砍伐的森林。对这些话，我不得不表示怀疑。在这个季节，平底河船要在河口找到一个停泊之处并非易事。冬天，人们就在这这里的屋子附近捕猎鹿和驯鹿。

我们又乘车沿霍尔顿公路向上游方向行驶了7英里，抵达了莫伦克斯；阿鲁斯图克公路也经过那里。此时，我们的同伴还没有到。“莫伦克斯屋”是那儿的森林中一家非常宽敞的旅馆，它的老板是一个名叫利比的人。这家旅馆好像有一个大厅可以用来开舞会和进行军事训练。此时，除了这座庞大的木瓦建筑之外，这里一个人影都见不到；但有些时候，也会出现满客的情况。我站在旅馆角落处的阳台上，望向阿鲁斯图克公路，但一片朦胧，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个晚上，有一个人正乘坐一辆粗陋、原始到堪称阿鲁斯图克四轮马车的车子冒险行驶在这条路上。四轮马车在仅有的一个座位下面摇摇荡荡，几个袋子堆在车上，一只狗睡在旁边守着它们。他很热心地为我们提供带口信的服务，对象可

以是那个地方的任何人。我想,即使你到了世界尽头,也会发现还有人要去更远的地方,仿佛他是在暮色之中才正要出发回家,在驾车离去之前,他向你道别。在路对面,莫伦克斯路标后面的一个小棚屋里,有一家小店,看起来就像是专门用来称干草的秤的秤盒一样。开始时我并没有注意到那家店的老板。没有人知道他的房子在什么地方;他可能一直都是莫伦克斯屋的一个寄膳寄宿的人。他正站在自己店铺的门口——他的店这么小,以致如果一位旅行者想要进去,他就必须从后面退出去,通过一个窗口与顾客就他地下室里的那些货物讨价还价,更有可能是已经预订但尚在途中、没有运到的货物。我有一种想要买东西的欲望,如果没有停下来考虑一下他会怎么样,我肯定会进去的。前一天,我们曾走进一家与我们投宿的那家旅馆相邻的商店,这只是贸易活动不值一提的起点,但在未来的城镇里,它最终将会发展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合资公司——实际上,它已经是“某人的公司”,我忘了店主的名字。一个女人从毗连的房子的最里面走出来——“某人的公司”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了——我们从她那里买到了雷管、管子和磨平工具;她对这些东西的价格和质量了如指掌,并且知道猎人们喜欢哪些种类。店虽小但什么东西都有一点儿,足以满足森林里的人们的需求。挑选好的货物一般由四轮马车或是霍尔顿车队运回来。我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孩子的玩具——会吠的狗,会叫的猫,还有可以吹响的喇叭,当地几乎没有这些东西。仿佛出生在缅甸森林里、在松球和雪松浆果之中长大的孩子,也非得拥有一个像小罗斯切尔德玩的那种糖人或跳跃玩具。

据我判断,在去往莫伦克斯那段7英里长的公路上,只有一家旅馆。在那里,我们偷偷进入了一块种着马铃薯的新田地。田地上,原木还在土堆之间燃烧着。我们拔起藤蔓,发现了个头儿很大、已经快要成熟的马铃薯,蔓延得像野草一样,还有几根萝卜夹杂在其中。清理空地和种马铃薯的方法,就是把树砍倒,先把能烧的东西烧一次;然后把树砍成适当长度的木桩,滚成一堆一堆的,再烧一次;在这之后,在树桩和烧焦的木头之间的空地上用锄头种马铃薯。木头烧成的灰用做给第一季庄稼的肥料绰绰有余,而且第一年可以省去锄草的工序。到了秋季,重复这样的砍、滚、烧等活计,再清理一遍。不久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种植谷物了。那些在城镇里生活、抱怨生活的贫困和艰难的人——就随他们去吧!那些花路费前往纽约和波士顿的移民,难道不能再多花5美元到这里来吗?从波士顿到班戈250英里的路程,我总共才花了3美元。在这里,他想多富有就能多富有,这里的土地实际上无需花钱购买,房子也只需要自己动手去

盖就可以；他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就像亚当那样。如果他仍然对贫富的差距念念不忘，那还是让他立刻在城里租一间狭小的房子吧。

当我们回到马特沃姆凯格时，霍尔顿的公共马车已经停在那里了。一个外省^③人向北方佬提的一些问题将他那有些天真的无知显露无遗，他问为什么外省的货币不能在这里按照票面价值流通，而美国的货币在弗雷德里克顿却可以通用——尽管这或许是众所周知的事。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不禁想，似乎这个外省人现在是唯一的一位名副其实的乔纳森^④，或者说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乡下人，与这些不断进取的邻居相比，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连他提出的问题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凡是对政治、伐木和快速旅行感兴趣的人，在性格上都不会一直落伍。北方佬就爱好这些事物，他们正在离开家乡，将属于他们的各种观念和创造抛诸脑后，仅凭合理而巧妙地运用其真才实学，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和文化，做到独立自主。

这里的墙上挂着最后一版格林利夫绘制的《缅因地图》。由于没有袖珍地图，我们决定描摹一张湖区的地图。我们用一团粗麻在油桌布上将一张纸涂满油，然后信心十足地描摹起来——后来我们才发现这张图其实错误百出。按照图上的标志，我们想象着湖的轮廓，非常认真地进行描画。《缅因和马萨诸塞公共土地地图》是我见过的唯一可以称得上地图的东西。我们的同伴在我们描绘地图的时候抵达了这里。他们向法夫群岛眺望，看到了印第安人生的火，我们据此断定一切正常。

①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地区名，是以法国历史学家、探险家弗朗索瓦·泽维尔·夏洛瓦的名字命名的。

② 波莫拉，阿本乃吉神话中卡塔丁山的守护神，身体一半是驼鹿，一半是鹰。

③ 这里指的是加拿大的新不伦瑞克省。

④ 乔纳森，美国人的绰号，尤指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